

储福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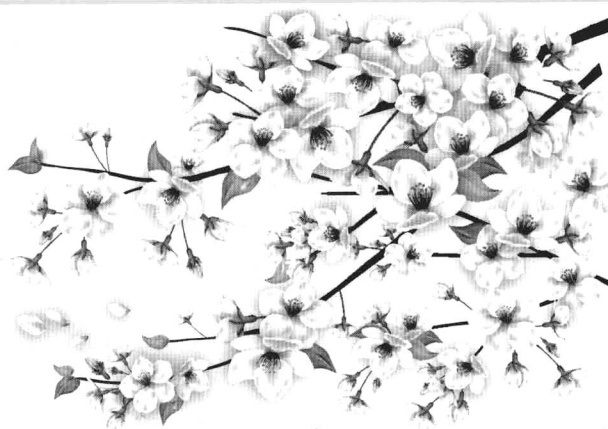


桃红床的故事

The story about peachblow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储福金

桃红床的故事

The story about peachblow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桃红床的故事 / 储福金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8.7

ISBN 978-7-5399-2929-3

I 桃… II.储…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81166 号

书 名 桃红床的故事
著 者 储福金
责任编辑 黄孝阳
责任校对 二 木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通达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40 千
印 张 23.75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2929-3
定 价 30.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001	桃红床的故事
037	情之轮
070	人之度
107	与其同在
143	心之门之陈菁
181	心之门之冯曾高
216	幻色
271	雨潭坡
321	缝补
335	绿井
348	细细草
355	青青葵
363	花野

桃红床的故事

秋芝第一眼看到这张桃红床，立刻就想着要把它买下来。

那是在一家门面很小的家具店里，桃红床支在靠玻璃橱窗的旁边，上面架着一张棕绷，棕绷上，几张折着皱着的报纸随便而凌乱地铺着。

秋芝走进店里时，只是随便地转着身看一下的，于是就看到了这张桃红床。

店里并没有多少家具，迎门处排着好几张木凳，竖架着一叠竹床面，一边墙沿斜着歪着堆放着一些常用家具，椅子，柜子，箱子什么的。另一边架着三张床，床那边是一张有镜子的五斗橱，镜面上刻印着花，映闪着亮。

桃红床正映在橱镜里。

秋芝是和金一地一同进店的。金一地是秋芝的男朋友，其实应该算是未婚夫了，他们一起时，也总是筹划着结婚的事。不过那时不兴未婚夫这一说，男女之间也没有求婚的仪式。

这一天，秋芝到金一地的单位去，告诉他，她分到房子了。秋芝和金一地谈朋友已有一段长长的时间了，秋芝的单位也都知道他们的恋爱关系。秋芝提出分房报告顺理成章，等了半年左右分到了房。这应该说是很顺利

的，虽然秋芝和金一地都已到了晚婚年龄，但有不少大龄青年都为房子耽搁婚事好几年的。

秋芝单位正好有一户住房户分到了新公房，调剂出来的房子就分给了秋芝。

那时，城里也规定，分配结婚住房，由女方一头提出申请。

从金一地的单位出来，也是随便走走，走到巷子拐角，看到这一家小家具店，走进来看看，于是秋芝便看到了桃红床。

巷子是缩在大街里面的，不大，整条巷子只有两爿卖烧饼、油条、面条的小吃店，几乎没有别的商店，小家具店很不起眼地开在巷子拐角处。

因为是分到了房子，秋芝也就有了看看家具的念头。他们也是第一次光顾家具商店。这以前，他们还从没想到添置家具的问题。

秋芝站在小家具店中，看着桃红床好一会，然后伸出手去摸摸它。手在床框的桃红漆上亮映着一个阴影。

秋芝扭过头看金一地，脸上带着一种喜欢的神采。

金一地的眼光从橱窗上移过来，他说：“漆得蛮好的。”

“把它买下来吧。”秋芝说。几乎没等到金一地的反应，秋芝就过去向坐在门口椅子上的老师傅问起价格，并表示要买。

随即秋芝问金一地带了多少钱，翻了钱包后，又问金一地能不能回单位借到钱，又问老师傅能不能把床替她保留下来，不要让人家买了去。

老师傅原是摇摇头，后来他大概为秋芝热切的神情所动，便让她先交出袋里的钱，作为定费，他为她开了发票等她来拿，时间限定在第二天。“来迟了，人家买去了就怨不得我了。我是替你预订的。”老师傅手指指空着的开票处。

秋芝交了自己口袋里的钱，还把金一地的钱拿了去交给老师傅。

“你真的要买这张床吗？”平时金一地和秋芝一起去逛街，秋芝也会买些东西，就是很小的东西，也常常是犹豫犹豫的，说买又不买了的。金一地根本没想到这张床真的要属于他们，要放在他们的新房里了。

“不急的……其实这床放在这儿也好多时间了……不会就有人买去的。”金一地说。他断断续续地评着桃红床：色彩好像过鲜了点，样子好像不是那么……秋芝只是给老师傅钱，等着老师傅数钱，一边不时地偏着头带点笑意去看那张桃红床。

“那张床实在不怎么样。”出了店门金一地说。

秋芝并没在意金一地的话，还回头从玻璃橱窗透里望着，说：“我是第一眼就看中的，我一眼看中的东西，总是越看越好看。”

金一地忍不住叹了一口气。秋芝这才注意到他的神情，问他：“你不喜欢它吗？”

金一地摇摇头，很快又说：“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你一眼就看中的呢？”

秋芝嗔怪地看看他，说：“你又不是东西。”

桃红床搁在了房间的窗下。

窗外不远的地方矗着楼，窗光朦朦胧胧的，空空的房间里靠着窗放着一张桃红床，窗上面房角天花板处剥落了一块石灰，黑黑的一片，一条黑条纹伸下来，窗光里细尘游舞着，站在床边的秋芝一瞬间有一种十分熟悉的感觉。似乎在梦里到过的，那熟悉感透印到她的心里，使她有点喘不过气来，她似乎有点明白她为什么一下子看中桃红床的缘故了。

多少年以后，秋芝独自站在房中，对着桃红床，心中还依然有那种宿命般的感觉。

秋芝是和那张桃红床一起进她的房子的，前面住着的人家刚搬走，房子还没能重新粉刷，地上散乱地搁着一些丢弃的东西，纸和旧罐什么的。秋芝略略扫了一下房间，就从三轮车上把床卸下，搁了起来。

秋芝站着望着桃红床，金一地站着望着秋芝，他们静静地站了好一会。秋芝后来注意到金一地的眼神，她嗔怪他模仿她的样子。他的眼神中有一种忧伤。她以为那也是模仿的。

金一地笑了，他伸手过来抱住她。秋芝由他吻着她。他们坐到床沿上，

后来又斜着相对倒在床上。秋芝一直由着他亲吻她，只是双手习惯地抵着他的腰，后来爽性双臂曲在腹部，身子并不抗拒。

虽然隔着衬衣和两用衫，肩臂部还是感受到下面的棕绷毛刺刺的。

金一地的嘴唇一直在秋芝闭着的嘴唇上移来移去，有时他用腮贴着她的腮。他用力把她搂得很紧。

秋芝心想，很快她就要和他结婚了。她曲着的手臂松了一点。臂下的毛刺刺的感觉越发清晰了。

“好了吧？”她含糊地对他说。

金一地突然把她搂紧着翻了一个身。秋芝从他上方转过去的时候，她看到了他很大的向上挤圆了的脸，脸上的一双眼睛睁得老大，阴影使他的眉和眼眸都模糊成一片黑圈，原是白净的皮肤涨成了红紫色。她感到自己的身体软软地滚过他腹与腿部，有一种说不清的奇特的感受升起来。很快她又感到她另一条手臂下毛刺刺的。

桃红床在那一瞬间发着一声低低的吱呀声，转侧过身的秋芝看着弧形的床架漆光颤动着。

“你干吗你……”她像受了惊吓似的嗔着他。

金一地哧哧地笑起来，他有点喘息着，随后他的手轻轻地放开了她。他把两只手掌枕在头下，依然仰着，像在凝视着天花板，脸上含着微微的笑。

秋芝觉得平时很稳重的金一地，刚才那一刻的举动和现在的笑都带着一点不正经，使她觉得对男人的一种陌生。难怪那时社会上总是宣传着警惕性，阶级的警惕性，女性的警惕性。奇怪的是自己无法生出特别的警惕，却只有无可奈何地接受。

“你说，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呢？”金一地身子动了一动，问着，并没有改变姿势。

“房子还要弄呢……弄呢……”秋芝还是有点含糊不清地说。

她的手抚到曲着的膝下的床框上，光滑的漆面凉凉的，她慢慢地抚

动着。

有好些日子，那间分到的平房里，就单搁着一张桃红床。

粉刷墙壁，油漆门窗，虽然只是简单的整理，他们都是星期天抽空做的。两个人还没有合成一家，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还没有落实，很多的还在商店里，需要去买回来，只有桃红床是他们唯一共同所有的。

秋芝常常一下班就到平房里来，随便地收拾收拾，便在床边坐下，手抚着床架，手下桃红的漆光滑滑的，她含着一点笑意，仿佛默默地在想着那以后的日子，又似乎什么也没想。从漆下透显出的木纹看，桃红床是很好的木料做的。弧形的床架，齐架顶上有一道弯曲的纹展向两边，像飞龙在天的弯弯的身子，像散花仙女长长的飘带。床面宽宽大大，床腿又显得亭亭玉立。床脚车出了几道如竹节般的纹路。

房里的门窗一直关紧的，床架上还总像是有着细细的尘灰，每次秋芝都要轻轻地擦拭一遍。后来，她每次走时都用布把床架罩起来。

秋芝特意选的是有着竹叶与小红花色的布，那种布在当时是显得很花的。把布蒙在了床架上，她从门口再回头看看，似乎还能感到在布下发着桃红亮色的漆纹。

“你给它穿了一件多么漂亮的花衣裳啊。”

秋芝觉得金一地的话中带着嘲讽。她自己也觉得她对桃红床有点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当时对这情调正进行着不温不火的批判。

平时秋芝和金一地相约还是在单位门口，一起逛街聊天。只是星期天才来收拾房间，两人都在房间时，秋芝就不把布罩解下来。开始金一地还嘲弄般地对床说上几句，不过他好像对床小心翼翼起来，走路似乎也避免碰上了它，有时站在房间门口的小厨房里，叫秋芝拿床边上的盆和桶。

秋芝觉得他是故意的，也是带着嘲讽的意味。

偶尔他们拥抱接吻，也都是在房间门口，靠着门框。秋芝不再曲着手臂，也抱着他的肩，用嘴唇在他的嘴唇上移动。她觉得还是两个人的脸相靠

相偎的感觉比吻要好,因为亲吻时,她总觉得两人的气息有点相互不适应,不过她没说。因为别人都认为接吻是男女最亲密的举动,是不可与人言道的,贴贴脸又算不了什么。

送走了金一地,秋芝还会回到房间里来,再收拾收拾,然后把床上的布罩拿下来,细细地上下看着,目光中带着独自欣赏的意味。她会想到她回家去后,就留下了一个孤零零的床在房间里。

孤零零的感觉常是秋芝自品的。冷清,单调,平静,秋芝有一种身心相映的心情。秋芝自小生在这座中兴城里,还没怎么懂事时,母亲去世了。母亲是生急病去世的,原来一直似乎是好好的。那天依稀她是在房间里玩,母亲说要到床上去躺躺,她就出去了。回来时,母亲还躺在床上,四周却围着人,父亲在淌泪,哭着。邻居一位大妈拉着她的手,直说着可怜。她记不得自己后来是不是哭了,只觉得那天,天好像老是隐隐响着雷,很沉闷,像要压下来似的。后来,父亲娶了后母,后母对她并不坏,照料她也很尽心。后来,家里添了一个弟弟,她并不十分喜欢他,后母也并没有让她做太多的事。有时她想到自己还是幸运的,大凡有后母的家庭,总会有大大小小的矛盾,而她上学,进技校,生活得很平静,没有被虐待的记忆,几乎也没有和后母有过大的冲突大的矛盾,后母的性格是淡淡的,她自己也没有太强烈的要求。她默默地长大了,不知怎么那种孤独品味的感觉就存在了心里。毕业分配,她留在了中兴城。一般和她同年龄的都上山下乡去了,给家里添了不少负担,也生出不少悲剧来。秋芝曾有自己先下乡的打算,以后她的弟弟按规定就可以留在城里。她想到母亲的故乡去插队,她对父亲曾提过的外婆常说到的小县,有着一种平静安宁的遐想。不过弟弟比她小好几岁,明知技校有规定是留城分配的,后母不能让她去乡村,留话让人说。

秋芝对工作也没什么不满意,觉得顺当。到了该谈恋爱的年龄,就遇上小学里曾经同学过的金一地。小学里两人接触的记忆早已忘怀了,但毕竟是同过学的,很快地亲近起来。金一地的人很好,秋芝对他也没有什么不满意。她的心依然平平静静的,偶有丝丝孤零零之感,她也说不上这种感觉

从何而来，大概是那种和暖的春风所吹拂的音调吧。

平房外，晚上时分总有一支笛子吹着，吹的是那时一般的电影插曲，笛音远远传来，悠悠扬扬的，似乎也带有一种她那说不上来的由平静生出的感觉。

铺上垫被与床单的桃红床一时显得流光溢彩，一些家用的物件也开始进入房间。秋芝和金一地商量好在十月的节日里结婚。

把床单铺到床上，秋芝跪着去掖平床单角，然后她直起身望着床，慢慢地双膝退着移后，退到床沿上，她坐在了自己的两条小腿上，望了一会，俯下身去，脸贴着了床单。新床单溢着一股布的松软的清香味，她的心有点颤动。

双手俯撑着，她如同祈祷一般，脸贴着床。

离结婚只有一个多月了。秋芝想着自己的生活将移到这张床的天地中来，心中并没有多少激动，只有一点点的惶恐。她一直觉得离结婚似乎还很遥远，眼看着日子一天天地临近，还是无法深切感受将要到来的一切。她极力想使自己感受到自己要结婚了。

前一天金一地见她时，约好了去搬五斗柜的。秋芝单位里有黄鱼踏车，她踩了去。金一地的弟弟也去了。那个柜子是托人打的，现成木料付加工费。木匠是一个熟悉朋友介绍的。到了木匠家，等着熟悉朋友的到来。五斗柜站立着，漆得锃亮。秋芝几天前来看过还没有上漆的木柜，对柜子她说不上来，怎么也没有像见桃红床时的感觉。她觉得头有点晕。伸手去扶那柜子，没有扶到，脚下踉跄了一下。金一地问她怎么了，她说大概这两天忙过头了。其实她没好意思说自己身上的原因。

秋芝先回了平房。她坐在桃红床上，默默地等着金一地。头似乎一直晕晕的，也不想什么，也不知坐了多久。后来天色有点暗下来，她醒了醒神，怎么还没来呢？仿佛身下的桃红床发着一声吱呀声，她一瞬间的感觉就像那次金一地抱着她翻了一个身。她有点涨红了脸，心猛地凛了一凛。突然门被很快地打开了。进来的是金一地的弟弟。他结结巴巴对秋芝说，他哥哥出

事了，他说他在前面骑黄鱼踏车的，不知怎么，就听后面叫了一声，回头看，他哥哥倒在了地上，是被一辆开过去的卡车撞着的。现在送到了医院里急救。秋芝慌急慌忙地赶到医院，就见金一地的母亲在哭着，金一地已在一刻多钟以前死了。

死是简单的故事。死往往在故事里才变复杂了。金一地死了，死得简简单单，没有什么意思，这种简单的事是经常发生的。秋芝偏偏碰上了，她的未婚夫死了，在一桩交通事故里死了。没产生多大影响。只在一些认识和知道金一地的人中间生出一些谈论和叹息，很快就过去了。而处在这简单的事情中的秋芝，一个将要成亲成家的未婚妻，却成了在早先社会被称为望门寡的女人。就在几天之前，他们去过了民政办事处登记处。说未婚，已登记入案，说已婚，却没上床同房。一个姑娘家自然不会那么呼天抢地，人们的同情也比较简单。给死者送了葬，秋芝该哭的时候哭了，她自己也觉得她的眼泪太少了，总是流不出来，她的心是酸的，但是流不出泪来。她想着自己实在对不起金一地，要是她不提前回家，也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而一时间，她又觉得一切印证着她的感觉，她一直觉得结婚是遥远的。那种感觉影响着她的悲痛，影响着她的眼泪，也影响着她的自责。

从火葬场回到平房，秋芝和衣独自在桃红床上躺了一天一夜，起身的时候，她的头有点清醒了。意识回到了她的头脑中，她嗅到了一股血味，找了好半天，才找到床沿边上的一处血迹，她怎么也想不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她用肥皂擦用水搓，血迹似乎还是那样清晰地印在那里。她不再去费劲，她把床单重新铺平了，用那带有竹叶花的布把床架罩起来，这时泪水却突然从她的腮帮上滚落下来，一串串地流个不停。

秋芝从父母的家里搬来了她的衣物和用具，那些早就准备了结婚时运来的，她把她睡的那张旧小床也搬了来，她把旧小床架在了厨房旁的小间里，那些用具物品也都在小间和厨房里安排下来。她开始了独立的生活。

原来的房间里，依然是桃红床孤独地铺着床单搁在那儿，秋芝小心地

掸尽了床单上的灰,随后,她卸下了盖在床架上的布,看着桃红床,仿佛第一次将床搬到房间里的那种感觉又浮上来。以往和现在的感觉丝丝都似乎印证着一个熟悉的梦。

睡在小间里的秋芝,夜晚听着那远远的笛声,心沉下去,就慢慢睡熟了。早上,太阳早早地透进小窗来,她觉得心情松快多了,她奇怪自己丧失了未婚夫的悲痛怎么淡得这么快。她多少有点怀疑自己对金一地的感情。在十月的节日里,她回绝了后母要她回去过节的提议,特意多烧了几个菜,独自在小厨房摆下桌,倒了两杯酒,放了两双筷子,端起酒杯来时,她心中暗暗地叫了一声“一地”,便将一杯酒都倾倒在嘴里。

她也不知自己喝了多少杯酒,只觉得头又是那般地晕晕起来,她红红着脸,搁下酒杯。一边洗了收拾了,她知道自己脚步不稳,含着点笑想着:我没有醉,我不会喝醉的。后来她走进房间里,掀了罩桃红床的布,摔在了一边,用手抚着光滑滑的床架,手指轻轻地描着床架上的飞纹。描过来描过去,描了一会,又去抚床架下面的架框,脸上一直带着浅浅的笑,身子伏倒了床上,抚着抚着,觉得身心摇动,那种床轻轻的吱吱声恍恍惚惚地在耳边,不知不觉中伏在床上就睡着了。一觉醒来,身子依然伏在床上,床单又皱又乱。她赶忙掸平了,掸到床沿,她发觉那块红红的血迹殷殷地又显出来,好在隐在床单本身的花色里,不很显眼。

在平房里独自生活一段日子,秋芝很快就习惯了。她觉得很自在,有时想到,倘若和金一地结婚,从家里和父母一起生活移过来和金一地一起生活,她也就没有了这么一段很自在的独立生活。她很有兴趣地一个人烧饭菜,出出进进也不需要和谁招呼。到她心情平静下来已是冬天,那个冬天雪下得早,她每天一下班,就回到平房里,打开封着的炉子,房里暖暖的,溢着一种燃煤的甜甜的气息。她炒菜烧菜,不厌其烦地做着饭菜。吃完了,收了洗了,上床捂被子。挤放着东西的小间里,还是比较暖和的。那间搁着桃红床的房里,总有着一种冷清的意味,她每天回来时,把那扇门开开,在房间里站一站,有时她默默地抚着桃红床心里说:我这样过得蛮好的,

是么？……只有我与你……

很长一段时间，秋芝的房间里没有客人来，她的生活平静极了。从平房出去，是一段长长的巷子，砖铺的地，清晨起来，砖上是一层细细的白霜，从弯弯曲曲的巷子走出去，一排边都是木结构的砖木房，长长伸出的檐，蹿动着过冬的雀儿，细微微的吱吱呀呀的，出了两转巷子便是大马路了，而马路两旁总是贴着大张大张的红纸写着标语，显得过于热闹了。

秋芝每次从巷子里穿出去，总有两个天地的感觉。

春夏秋冬的变化很小很小。

那次，秋芝回父亲那儿去，后母把她拉到一边问她，是不是已经有了男朋友了？秋芝很不愿意别人和她谈这件事，后母也知道这一点，后母问她还是第一次。秋芝平静地摇摇头。后母就对她说了一个人，见她没应声，后母接着说下去，说到金一地他也已经一年多了……秋芝不由心里有点烦，她认为她根本不是因为金一地的原因，不过她对后母还是领情的，没有立刻摇头拒绝。

隔了一天，在父亲那儿，秋芝见了后母介绍的那个人。这是个个子略高，圆圆脸的小伙子，秋芝去的时候，他正在向父亲和后母说着社会上的传闻。那一年社会上发生了形同翻天覆地的变化，到处是各种各样的传闻。秋芝和他见面招呼了，坐下来听他说那些事，他变得有点结结巴巴。后母带笑地问着他话，他说了下去，慢慢地说得流利了。说着说着，又像秋芝第一眼见他时那么神采飞扬起来。

第二次，第三次，也是在父亲那儿见面。他们四个人坐在屋里，总是在说话，也总是神采飞扬的。后母总是带着一点笑，秋芝和父亲都是默默的。秋芝有时会想后母怎么会给她介绍这样一个人的，也许是对着安静的父亲和安静的她太久了吧。后来后母问她对他的印象。她知道后母是问她的意见，行还是不行？她自己也说不上来。三次接触，她连他的名字也记不清，她只知道他叫小邵。不过秋芝还是没有拒绝后母的意思。

以后小邵约了她出去看电影，秋芝去了，她知道这也是后母的意思。

两个人的时候，小邵的话明显地少了一点，秋芝对这种安静觉得满意。有时，她又觉得有点对不住后母，便找着一两句话来问他，让他继续神采飞扬地说起来。

在家里，小邵说话的时候常常带着一些自然的手势。两个人在一起时，小邵侧着身子，手垂着一动不动。她却希望他不要这么别扭地拧着头，也就朝他显出点笑意。

和小邵分开，秋芝回到平房，她便把他给忘记了。她像没感到是在和他谈朋友。几次接触，她对他并无恶感，她还是很喜欢听他讲话的。只是回到房间，她打开了桃红床的罩子，抚弄着床架的时候，她便把他给忘记了。

下一次约会时，小邵提出来要送她回家。秋芝就带他到她的平房。站在平房门口拿钥匙开门，秋芝手停了下来，说天色已晚了，你回家吧。

这么过了几个月，小邵常常到秋芝的单位里去，等下班的秋芝一起出去，秋芝班上的同事也都认识了小邵，一见他就对秋芝叫：小邵来了。小邵和秋芝单位里的人搞得很熟。他似乎是自来熟，有时秋芝手头上还有一点事没办完，他便坐下来和她的同事聊天，说得嘻嘻哈哈的，他总有那么多的社会新闻和小道传闻。秋芝科室里的女同事都对秋芝说：你那一位男朋友说话很有趣的。秋芝听了笑笑。她在忙着时默默的，似乎根本没有在意小邵的讲话，只有小邵说到高兴处，他和同事的眼光都移向她，她注意到时便微微地笑一笑。

这一年中，秋芝科室里分来了好几个年轻人。他们听说秋芝以前有过一个男朋友，不免冒冒失失地问：你这一位比你原先那一位怎么样？

和秋芝一起工作时间长的同事，都感到这个问题太冒失了，他们知道秋芝和金一地的关系，已经是领了证的。为此，秋芝曾有一年多没和男性接触，想是原先和金一地的感情不错的。他们也都熟悉秋芝的性格，她平常不合群，和人有一种距离，是个不怎么随便的女性，科室里从来没人和她开玩笑的。他们很怕引起什么不愉快。

秋芝却还是淡淡地笑笑。

回到家里，秋芝独自站在桃红床边，把年轻同事的话想起来，金一地的样子也就在她面前显出来，那心摇神动的亲热，那腮和腮的相贴，嘴唇的移动，变得生动起来。这么长日子了，她还记得这么清晰，似乎一开始时，并没有多少记忆，现在却越来越鲜明了。

和小邵的接触，还只是一般的来往，他们没有拥抱过，没有接吻过，甚至连手臂也还没有碰过。小邵讲社会新闻时，说得头头是道。但一到她的面前就显得拘谨。秋芝偶尔会失约一次，偶尔也会迟到一次。秋芝自己觉得对他很平和的，也很想着照顾他，并细心地帮他织了一件毛衣。她看得出他对她有着一一种愿望，总是他到她的单位来，而她连他单位的门朝哪边开，还不知道呢。

一天，秋芝平房中的电线出了故障，灯拉不亮了。应小邵的电话的相约时，她告诉了他这件事，说要去找个电工来。小邵却自告奋勇地说他会电工，只要他去一下就行。秋芝也就把他约到了家中。

小邵带来了好几件电工用具，把一根皮带系在腰中，很像个电工的样子，秋芝觉得他的样子很好笑的。小邵一进门把四周看了，很老练地扳了扳闸门，随后断定是电线的问题，说这样的老房子电线肯定也是老化了。他登上板凳，动手去剪开电线来测。平房的天花板高高的，他用两张凳子垒起来站上去。秋芝担心着他会不会摔下来，又担心他会不会触了电，她显得慌乱地一会儿去扶上面的凳，一会儿去拿根竹竿，准备他的手被电粘上去了，可以打开来，因为他说拉了闸刀就测不出电了。小邵显得很不在乎地说根本不会有问题的。他还故意用手去抓抓裸露的电线，说是站在木凳上，是触不了电的。秋芝急得要死，他却笑着。这一刻，他显得高高在上。他一连剪开了好几处电线，还是没有查出问题来。天色已经黑下来，秋芝打着电筒，给他照着。见他已经把墙上的电线剪得乱七八糟的，还是很难查出来，就说明天再查吧。小邵显得不像开始那么胸有成竹了，只是嘴里嘟哝着。他想

了好一会，也弄不清怎么回事，随手把闸门上的保险丝换了一下，灯突然就亮了。

开头，秋芝曾想到过是保险丝的问题。小邵咕了一句：我是查过保险丝的嘛。他把换下来的保险丝看了又看，说大概是断在缝里的，天色暗不容易看出来。

不管怎么，灯总算是亮了，房里显得特别明亮，秋芝让小邵坐下来，自己动手做了一锅饼。小邵一边吃饼，一边说饼好吃，香。

以后小邵常到秋芝家中来，寻着搞一点家务维修，椅桌凳，门窗板，小龙头等，似乎他什么都能修的。

那个星期天，小邵帮秋芝买了煤回来，秋芝包馄饨招待他。桌上摆着了馅心和皮子，临时发现酱油没有了。小邵说他去买。秋芝笑笑说，让你去买，大概是很难摸到店的。秋芝自己去巷子边的小店里买了酱油回来，发现小邵不在厨房里，看看小间，也没有人影，不由奇怪他会上哪儿去了？突然感觉上他进了大房间，进去一看，小邵正靠在桃红床的床架上，鞋脱了，架着二郎腿，连袜踩在床单上，晃晃悠悠的。见她进门来，侧过脸朝她一笑，很神气的样子。

秋芝走上前一步，说：“你下来。”她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愣了一愣，她又说了一句：“你下来。”

小邵下了床，秋芝一条腿曲在床沿上，用手轻轻掸平着床单。她做这件事的时候，几乎忘了身边的小邵。而后，她和小邵出了房间，她反手把房门掩上了。

秋芝给小邵添了好几碗馄饨。小邵说他吃得太饱了，不能再吃了。

过了几天，秋芝的后母到秋芝家里来，一起说了几句闲话。后母难得来，来了便会把房里房外前前后后地看看，随手把有点散着的东西摆摆正。一边嘴里说着话。

后母在大房间，仔细看了看孤单地放着的桃红床，没有说什么，后来她到小间的床上坐下来，似是随便地问：“你和小邵怎么了？”